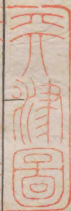




03665

秋水閣墨副文類卷之二

叙類



古郵董光宏君



方伯袁公六年報政叙



國家衆建藩省置左右長而轄之左者為政
凡戶口登耗錢穀出入與諸利病興革庶官
端邪皆于左乎是寄而右者亦間以可否佐
之由右而左政成

秋水閣墨副

卷之二

天子往往擢為撫臣開大府授節鉞從事次
者亦得遷京朝卿以去需次待升蓋撫臣于
中外為重臣於事無所不得統而嚴以彈壓
之寄其位峻其權隆藩長于外為極位亦於
事無所不得統而煩以綜理之勞其位尊其
責重兩者任相肖而職亦相成故往往才以
兩優者迭為操而位以相亞者遞為政由轄
而撫猶冢子習其家久一旦而代其父家之

政猶堂階而可睹焉

朝廷用人序次意至淵也大方伯敬菴袁公負海內頎碩之望初以楚臬遷鎮大梁已由大梁而長憲而右轄而左轄前後借公之重于中州者凡十有四年今十月某日之吉公蓋合左右藩六年滿矣兩臺錄公政績上請于朝

上旋下部紀最圖有大用公者或謂公駁

秋水閣墨副

卷之二

二

歷甚深功德於兩河最懋左右轄而考者再也縣官無乃失所以訓勞叙勛及時用才意乎是烏然夫彌蓄之而彌精者才也綦毀之而綦迅者用也公固豫產豫章梗柎之長於鄧林也飽以日月涵以風雨數百禩而後龍鱗虬枝其高可以拂雲而始中於柱石吾觀袁公之為治也平康正直孜孜惟公家是保豪曹之必割不自謂銛離朱之必矚不自謂

察其於民也若字嬰焉不敢與之饑而耗其精亦不敢與之飽而盛其怒其於事也審固而發焉樞運而轂轉焉無俗為隨而骹于墨之內亦無名為殉而昂于墨之外盖力持大體而又相厥標本酌于剛柔吐茹之際鎔冶而出之所謂才與識兼仁義並用者公庶其有之矣

皇上甚慎大僚尤重撫臣之選諸所簡用十
秋水閣墨副 卷之二
三
五取之藩轄非資深望崇者弗得與頃中州
撫臣缺廷推以公為副竟報聞

上意若曰是惟予舟楫惟予膏霖夫我岢之
編豈其僅僅以濟容刃而望歲者又寧詎兩
河之人是亟殆將以我公而與天下公焉今
縣寓所在凋敝情竅急在撫循亦急在振起
世不患無才也患其才而華用之也不患事
不任也患其任而以任為嘗也公才以蓄而

彌精用以弢而綦迅

上旦夕且下尺一授中丞之纛於公倚之內
內辦倚之邊邊辦由茲樞筦鼎鉉勳烈彪炳
夫且為券合夫且為刃遊疇非今日之所六
年于此者若或砥鏃而儲峙之乎公又當盛
年兩尊人在堂甚豫既久已受藩伯馳典今
且以大方岳再考聞其所晉次殆未可量公
旦夕建節拜袞遣使者馳千年之觴遙頓首
以壽堂上曰其不才備

秋水閣墨副

卷之二

四

天子使媿未有拾級而登者願今某猶稱黑
頭大人幸徒飯無恙兩尊人喜可知也他日
有以名臣家慶侈

皇明盛事者將于公指屈焉不佞且濡雙管
而待矣

憲長林公遷粵西右轄叙

今世程士大夫者必侈言才品矣不佞則謂

非品不得語于才非才亦不得語于品兩者
非可離言也夫世所謂才者霍然奮張乘人
而闢其捷甚或天飛自命而秦之以董父則
可得益缶而畜之若者或不難譁衆矣而非
才之真也盱盱而步揭揭而行谿刻峭劇務
出于恒躅之所不趨以峻為標人且曹而號
之曰是擅代之傑乎不知其所陽者挺若嶽
厲而其所陰者捷若規旋又或者授之握筭

不知縱橫而借之離跂以自覆殆郁離子之
所謂敗絮其中者也是惡以列于品之林乎
余每有槩于中念以得才品之似也不如其
得庸衆人之真也時竊持以衡量當世而乃
今得中州觀察隆南林公公溫陵望族以名
進士起家馭歷中外者垂二十年擢分鎮大
梁旋晉長臬公視事則平冤抑糾官邪布太
府之憲而申之定為顛一昧爽出坐堂皇吏

左右抱牘者林立公剴決如流一一具中其
竅所傳爰書雖大意恒主于矜全然三尺毫
無所假其與人端亮篤摯推赤置人腹中初
即之泊如也既則懇如也醇如也蓋其貞操
大節質衮影而蒞明神足令頑者廉懦者立
而外則盎若春溫其所照矚釐剔若牛渚之
塵風胡之劍而穆乎無一揮霍蹈厲之形扣
之而後鳴迫之而後起公所謂識與養兼才
秋水閣墨副

卷之二

六

與品俱粹者非耶長憲凡二年所而度貞紀
肅仁義迺操自寅采薦紳以至士萌慮亡不
皦日臨而條風煦也至是 覲禮甫畢適粵
西與滇右轄缺聞公以叙當補粵當事者不
得已以公上旋擬改推乃

上即報俞可或謂公名德碩望天下日以衡
筦豉公茲由中州而粵也得無未究公之鴻
鉅乎哉是烏乎然夫世之亂也賢者常佚而

世之治也賢者常勞粵西即去天數千里然于國家皆甸服也

上視之必不後于中土也中州固聲名文物之區公振飭而整齊之衣袖衿帶不難風行是烏足以煩大割若粵之遠在西陲其民瘠确而惰窳深箐密薈之間猥狎依以為梗奮其長棘血人于牙以逆我遊徼之吏是惟腹心實而後可以外固吾圉綏奠戢和繫惟大方岳是賴

秋水閣墨副

卷之二

七

上之擢公於粵也意若曰是惟予祥刑夫刑而祥也而藩且屏其尚以勤予西顧乎哉吾聞孺橈不同器也而行者不慮其難兼衝俎不相謀也而智者不分為兩用公通才粹品以其貞肅者而綏奠以其治中州者而治粵西才真矣何所不辨品真矣何所不格易器而速操之猶堂階而可睹也計非久且徵公

歷試之績以勞臣議賞由茲列卿開府由方
岳而鼎鉉名世大業公直拱手而議耳余惟
寵利之易人也奉一官以為主而牽我以從
之肝膽肺腸日月浸假而化以失其膜中之
故外雖靦然而面目乎猶之塗飾而登塲者
俄而喜俄而悲俄而狂詫俄而趨躅其初非
不宛然似也頃之盥洗而相視有啞啞笑耳
吾聞古之君子不以一日之鐘鼎易千百世
之水閣墨副

卷之二

八

之韋布其所操者真也公真才真品殆天所
薦生以祐我元元者今

天子割五嶺之西以全畀公公而保釐藩障
寓底靖于戢和之中天下之被公德施者日
廣而望公者日隆且

當宁之知公也不為不深而其任公也不為
不重嗣茲往者駁歷愈久功庸愈懋何有于
三事九列之間哉不佞輩雅辱公知于知公

亦不可謂不稔公之行他無以為公獻也特慮公俯粵而少之故特申其說以自附于古人贈言之義若夫富貴福澤與一切羶穠祝頌之詞則公固所吐棄而不欲聞者不佞且不敢為駢枝矣

壽大司空曾公七十叙

代

我國家統一寓內建六卿以率百僚太宰所任在簡絀而大司空經理度支關國之出孔

秋水閣墨副

卷之二

九

以司大計蓋二曹者皆以用為職云然銓用在人工用在錢穀兩者用之濫則浮淫為蠹人與財交病而用之即不適則舛盪無當人與財亦交病自非誠與才兼識與量稱桓桓然負天下之重者力固不足以任之而世有若人彼其靈承完氣停毓元始神情呼吸潛與造物相往來登期及頤為國黃耆此殆天所篤鍾以上壽宗社下壽庶萌非第以私一

人難老也大司空見臺曾公以名進士起家
馭歷中外者幾四十年所在輒以鴻鉅著聲
其為銓部即最久所用皆天下朗俊士鑒別
任使大小奏績主爵者至今推為冠冕而逮
其正位司空也時國有大興公念帑藏方虛
思所以佐上急者率其屬日夜經紀手握籌
署記即纖杪弗輕百役具舉而所節少府水
衡金錢以巨萬計時

秋水閣墨副

卷之二

上眷倚方隆而公浩然乞歸者甚力久之乃
得請歲戊戌

上念公耆德宿望復詔起公南太宰温綸前
後數下公臥益堅今年壬寅二月之吉公盖
于是春秋七十矣朝野望公如望歲焉冀一
起東山之屐而竟莫為公奪也盖公平生蹈
道秉真靖而真和而一在朝志朝在野志野
尚神致守不以一切擾擾滑其中固宜其綏

社履祥受逾完而神且逾王矣余惟今天下
大計莫急于用人與用財二者人患于不盡
用也用宜在急而又勢不得急財患于無可
用也用宜在緩而又勢不得緩顧程二者較
之而人尤急謂用人者用其理財之人也而
用用人者視用人尤急謂用人者一而用
于天下者且百也留京寔惟根本重地

上之意蓋謂公昔參典已最而何有於統均

秋水閣墨副

卷之二

十一

公既弗濫于度支而寄之論辨豈其弗精核
也者公而經綸付之雲壑冥鴻日遠將遂忘
此橫目之民乎夫天所以畀公者甚厚且完
當不僅僅令公壽一身而止而朝野喁喁之
望公收之必能慰之可潛可見龍德所以正
中也公一日駕安車而北卷舒若雲一沛其
餘公無疆惟壽天下國家亦無疆惟壽矣不
佞辱于公有扮榆之雅而又沐公知愛最深

昨歲不佞之懸弧辰也厚公千里走一介而錫之言公茲覽揆媿無以持為獻也故不以區區祝頌之言進而直以宗社庶萌為請此非余一人之情也天下之情也公豈其以余為未忘世路也乎哉

刻兩浙讞辭叙

代

國家定律令置三尺法為天下平用以剔姦鋤謠佐所以生元元之具也輓世一切事嚴

秋水閣墨副

卷之二

十二

削謂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遂拆律令而二之竒請他比日以益滋用法煩憊而鞫覈刻深自以為勝其任而愉快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也不惟法之守而至以法取人敢鷙相尚此何異攝生者一旦氣襲逆而結轡輒求剪刷抉剔以去之疾未去而氣且索然繭已余奉命出按兩浙浙因右

文之國也乃文勝而漓姦偽朋興上下相遁

豪右得生因緣其下戶之猾者又得以焄大
豪而制其吭舞文罔觸憲禁者不可勝數余
每臨讞決神為止視為遲情與法蔽則不敢
一有所縱舍而至其情在有無法在出入或
久持而不決者不三四鞫不止鞫不擢至隱
以當厥情不止蓋昔人有言求其生而不得
然後死之又曰噬嗑雷電皆至以不穀之無
似何敢以威明自居乃其內既於心而外既
于法得情不敢以喜不得不敢以怒惟矜惟
惻蘄以生道殺之自揆方寸庶其可與明神
詔矣一歲來車輶所至頗多平亭於是郡理
某君輩相率聚余獄辭而缺之余既不能辭
則謂子大夫以爰書訓非仁也願今

天子仁聖敕用予典德意房皇洪邇環浙而
離園土者以子大夫之力庶其無終覆之寃
願安得盡天下皆浙也茲錄所稱不敢為法

後亦不敢為法先寧情遜於法之中而終不
忍法溢于情之外忠公明察之長睹此其或
益有所觸乎此不佞命辭意也亦諸君子付
之剗劂意也

楊文忠公文集叙

代

嘉靖初蜀楊氏父子以名位嗣顯文忠宅首
揆建定策功宰握政柄者十餘年所用脩
太史自遷成後遂不振然以文學著聲庶幾

秋水閣墨副

卷之二

五

當代冠冕論文者必首太史而未嘗及文忠
蓋文忠之文以功業掩亦以太史氏掩人謂
太史天授固竒其在謫所數十年畢全力以
赴之鉛槧所著述至數十種蔚為文人不可
謂非遷謫之助迺余觀文忠集其言保正而
條達峩然井然即該洽組繪所不逮太史顧
其淵源本始何可謂非太史啓明哉某君重
以文忠集付梓而問叙於予予讀而嘆曰文

忠不必以文著也夫

武馭上賓天下皇皇不知所出而公內贊

聖母外決廷議翼潛而飛卒啓四十六年中
興之烈可謂大臣之功大尉灞上不免以燕
請而公手扶日月冲然穆然未嘗以定策自
居齋祀則諫止織造則諫止言不及私可謂
大臣之守方議禮時

當宁意已有所鄉嚴罰在左殊寵在右而公

秋水閣墨副

卷之二

五

屹然不動即論未盡適宜然信一往之見甘
棄不世之遭以就廢落可謂大臣之介夫有
是三者何必以文著也有是三者又何必不
以文著也昔唐李文饒將相之畧甚偉而其
一品集詞極瑰麗讀者至今賞之天下不以
文饒業故廢文亦不以文故左業然則是集
也夫亦以為楊氏一品集可乎吾願讀者因
其文而因以思文忠之功之守之介可已即

不必詹詹以文論已

翁邑侯考績叙

代

我鄞國于句甬間受海上山川之全以為東
浙都會獄訟繁多財賦甲於他邑令君者昧
而視事吏抱牘山立胥史之屬稟決以百曹
來萌庶環堵待聽且縉紳章逢以公私來者
日報謁無已時與之甘則病融與之苦則又
病磯自非湛盧宵練之才陸剗水截千里不

秋水閣墨副

卷之二

十六

留行終不能恢其餘刃蓋矻矻稱難任矣然
其士若民實淳謹奉法有餘往者上之恩或
不勝威而下之畏甚於感辟操牧者束縛馳
驟日荷箠而從之豈不愉快顧令日以解散
而去安所稱久牧焉乃余觀翁大夫之治鄞
而喜可知也公以吳中名進士起家筮令吾
邑公抱才朗奕竒甚願其治一以豈弟為主
不樂為敢驚蹕厲之政嘗曰南面之間一念

睚眦下必有什伯而受其弊者吾使人坻伏
我乎無寧使人暱就我哉以故其斧事不斲
于嶽斲于平其益民不斲于炎炎為焯赫
斲于拊循惠懷若挈之房突而登之膝者碩
又能不為一切煦俞所興舉袂除輒風雷行
其大指要以低昂仁義之際斟酌吐茹之間
若古所稱循良吏而已至其遇士大夫廉不
劓齷不濡執禮引度蓋人人無後辭焉今歲

公將入覲于朝而薦紳某君輩咸徵贈言於
余余屬以新命歸與公行會不能辭也余謂
譚吏治者與經術左矣經術欲深而吏深則
礮經術欲博而吏博則緩世之季也士大夫
皆有速飛橫厲之心材不患不足患有餘志
不患有餘患不足以其不足之志而用其有
餘之才於是乎乘人以闢而視國與民若振
偶然於豈弟何有公治春秋為博士家言若

推獄傳爰書幾無餘術矣而至其為政乃恬之以養惇之以實才有以過人而能以不用為用精心絕慮足以蹕邁一時而顧左繩右準以就古之所謂循循者異日出而九列三事為國家肩鴻樹鉅所謂大受者非耶今上銳意太平崇獎漢吏之治公茲上而述職也

天子必且大愷賜白金勞大官宴襜帷旌異以風來者樞揆鼎鉉是其旦莫事乎是其旦莫事乎若公諸德政都人士能言之故余不具述述其二三厓畧可為世程者

兩張君近草叙

今天下精為博士菀者必稱閩閩人士於此道蓋竭五內以赴之自不佞有識知以來而閩之文凡數變其始竣竣獲獲劃然則一變而癸酉而以氣勝弘朗駿雄之士嗣起而

收之再變而乙酉而以奇勝凌厲踔絕之士
嗣起而收之又三變而辛卯而於是以玄渺
勝士之味真腴素者入無名窮無始縱橫出
沒凌漾潏而訶習荒幾與化人者相來往吾
友張爾漢爾衢蓋三變以來士也爾漢兄弟
稟異姿於書無所不讀於才氣無所不憑凌
而至其為制舉言則潛神納息乘虛氣以遊
衆無之間穆與明聖者會昔所證可不必其

自己出也獨所醒寤不必其不自己出也每
意有所到叔季氏各建旗鼓而前飛靈藪采
爾漢如元鏞大呂噌吰其聲震旦間靡不辟
易而爾衢則萬斛之泉隨地而出澿迴衍迤
百千里而未止迺其疏淪恒調啓闢玄扃古
之今之前所謂入無名窮無始縱橫出沒而
幾與化人相來往者則兩君實雙擅之不能
相伯仲矣夫閩人士之文既已大譟方內而

兩君復於閩為前茅且以兩君之才目攝當世意營千秋而復深自搏載不難以其深心鏃羽而砥括之夫東南之竹箭寧獨會稽有也則他日洞宵達腋百步射而不失鍼芒不足為兩君事也不佞於此道毋能為役而至其彈射品量若推獄傳爰書三尺終無所假嘗以制舉之業內不得詭理外不得詭法寧不出諸子百家之口而必不可不出于孔孟之意舍此而言才是才崇也即名亦名妖也敬與爾漢爾衢約曰閩中之事子為政越中之事必有以大將之牙纛秉螯弧而麾者則不佞烏乎敢矣

黃說仲尺牘引

夫尺牘雖短寄志實長迺材有織鴻致有凡曠豪於氣者其情窒縲於績者其境浮工於諧者其格小典於事者其調卑此道之曠寔

自近來然惟三四公登壇餘僅入伍緬茲吳
越之間其庶幾乎吾友天台黃說仲高言霞
綺穠情雲密聲在九域不脛而走組紱之彥
解果之英莫不懷刺請交裁書問字說仲亦
時時郵筒四出訓應如水或譚雕盈紙恣君
卿之舌或嘲笑炙踝吐曼猜之腸或慷慨陳
詞易水為之指髮或慙懃惜別河梁可以銷
魂青玉投金錯報木難火齊紛墮指腕若迺

秋水閣墨副

卷之二

三

八行偶斷雙魚不來人在迷香憐新念故於
焉寄心蘭調寫泣濤箋則又鮫人之淚一字
一珠情至語深令人淒斷微乎美矣僕生平
頗垂意荈蹠自謂獨得其解指屈目營鮮所
許可每得說仲一書輒熱以玉麩盥以薇露
開絨長讀齧頰為香僕因請說仲聯以箱帙
付之殺青嗚呼言交萬心交一市交萬石交
一世人偶爾投竿遽稱伐木牛耳尚濕羊腸

已迴涼燠之態蓋難言之此望諸所以顯情於燕王孝標所以發憤於到溉者也嗟乎嗟乎竹素之業吾願與說仲割土而居嚶鳴之情吾不敢忘說仲願說仲無忘我矣

芻蕘稿序

代

夫形絳珪組者洩為經世之言跡賁丘園者托乎不朽之業斯二者兩存於天下不廢相提而論雖顯晦殊途趣舍異指要以匡時適

秋水閣墨副

卷之二

三

用不詭於三立之林其致一也道既下衰士不得爭名于朝者往往去而爭名於野潁水之上鹿門谷口之間相首而聚遺迹人世以逃於陰間吐之為聲則大都虛憍恃氣陴惻而善怒不然者湛酒驪黃之間以其犷大無當之言而與世為閻焉用文之蓋余讀芻蕘稿而知何子之賢也何子材不售於時以布衣高行聲動州里意殷殷尤在俗化欲風厲

之念有所未能乃上書當事者疏諸時宜欲
正風俗興禮教諸條凡慷慨數十百言懇懇
發于至誠當事者多所採擇而其心要以遭
際聖明自顧貧賤之軀俯仰高厚中無能効
其尺寸惟是詹詹者芻蕘之言蘄以由岳牧
而嚮總裨萬分一是則何子意也嘗試令何
子與諸觚翰之士方駕而馳制作之林絜短
較長則何子不能不左其較令諸觚翰之士

與何子徵所實用則何子奚直為前茅爾也
臨安故佳麗地代有作者其言恢竒艷冶力
足以衣被山水而不能使其士若民政一日
之向往乃何子樵於吳山而採於西湖之濱
乎迺其言若爾其人又望而可知也世倘以
爭名於野者求之則何子之意去三舍遠矣

王仲召制義引

不佞與仲召定針水交意驩甚相與社而盟

逋執牛耳不佞常逡巡畏之仲召每搯不律
登壇意象衍衍壹侶不欲文者伸帑側弁嬉
然而哦文幾與題並下迨脫草讀之四三兄
弟者亡不撫掌大詫謂帝以五色管私吾仲
召也仲召挺振古之才意不可一世于書鮮
所不窺古文詞若詩賦皆橫口而成儵然簡
遠耻在古名人後至其制舉義沉涵鎔鍊裁
一家言無一字不出自古人也者而亦無一

字出自古人也者精詞名理紛相擊於齒頰
使人洒焉意消政若容成少廣群帝會朝青
虬驟而紫芝供玄峯真誥婆娑五城十二樓
間無復塵壚之想仲召其以文僊者邪不佞
始知仲召以文而繼與仲召交則又不猷以
文蓋與之言而中媿躁與之旋而中媿褊玄
曠寧靜穆如清風微情遠致酷與其文相肖
所謂有道君子者哉仲召每試輒褒然異等

名亦曰諫海上之士附之若魚麗然顧不佞
謂是耳食者耳以詞章而求仲召將十不得
五以制舉義而求仲召將十不得三仲召固
不在制舉義與詞章間也人之知我固不若
我之知我真仲召其無乃聽然而笑乎勉旃
仲召無後厥時異日執簡承明之廬塵緣既
了不佞願相與乘秋水從人間世為逍遙之
遊金石鴻寶即以副名山而傳永禩可也又
奚以是編之詹詹者為也

秋水閣墨副

卷之二

五

東海大觀叙

東海畸人復蹶卯之役居於里中客有手博
士言曰東海大觀者過之畸人據梧而嘻瞑
目而不願視客曰子之左於世數矣勤穠稼
固不如逢豐年子有所憾耶抑射者負而讐
其鵠耶畸人曰唉子意何彼言何陋子所稱
海也嘗試以海喻漁養之中萬瑰集焉百貝

生爲海之人日與瑰貝居不知有瑰貝也波斯胡一日望洋而龍宮之寶鮫室之藏至然犀沉網百計而漁之薦於九五芒射玄蓋神驚巨靈何者寶固有遇不遇也嘗試以萬金之寶寘左十金寘右駢里監三老而問之彼必取十金不取寶我第捧腹而笑又何憾與讐焉我語子東海之大觀僅僅爾耶文細業也文而至博士家言細之細者也試與子觀

秋水閣墨副

卷之二

六

東海之上渾涵大宇吞吐六幕浸天地而浴日月扶桑若華蜃樓飛谷宇宙之觀何所不有彼夫注心竹素措足不朽者非夫夫也耶力能寘晉魏而下之其聲噌吰其光赫煜可以觀然猶貌於華也彼夫劬勩經濟流鴻奮鉅標竹帛照夷裔者非夫夫也耶逢掖趨之爲鼎呂天下矚之以爲恒岱可以觀然猶迹於用也彼夫遵鄒泗之軌繕性命之真者

非夫夫也耶伸于昭昭縮于冥冥微言密義
為世大治可以觀然猶沒于脩也若夫總德
而立乘道而游函三為一出入於無窮有以
為而亦無以為可以名而不可以名是物也
天地之所府也宇宙之所藏也是惟吾東海
有之是真東海之大觀也已觀止矣歟啓乎
吾子子所謂大觀此何異摘一毛以蔽鳳得
一胡髯以蔽龍海若且東面而笑謂子舍衛
國之人哉又奚胥靡予之瞑目為也客乃浚
巡而去若恧若避然業已付之剗矣因書
以為叙

東粵紀功錄叙

代

粵自尉氏僭王之後代與中國為難中國亦
丸泥自封兵不能窺嶺以外迨我

國家而後領於封疆之吏其民釋戩札而譚
詩書紳衿絃誦幾為中土鴈行迺澆滌泮

之間狡而雄者猶馮以捍遊徼之吏妖氛與
蛟蜃之氣相接也

朝廷至為置大僚戍重兵彈壓之然群醜猶
歟起颺滅百計以嘗我鴟張虎視血人於牙
逞歲曾林之訐粵幾大搖藉

廟堂神靈僅而殲之今海寇所稱茂德樂者
故曾林輔車為不逞者也縣官舊羈縻之置
不問氣益以驕劉公鎮粵之明年計擒二酋

秋水閣墨副

卷之二

三八

下之獄念餘黨或庶幾悔禍解散去猶可無
煩天誅顧終不悛更為封豕長蛇于海上勢
張甚公援枹起曰此猶得以煦嫗治乎即出
視師部署方略檄橫海諸將軍率下瀨戈船
夾兵討之公登壇發號親厲氣巡軍僅七旬
賊黨盡平上功次大司馬識者謂數十年門
庭之寇公勝於未戰咄嗟而殪之崇庸瑋伐
自襄毅文成而後無兩也不佞提衡逞事嘗

以嶺表諸寇若附肢之癰其去媵理雖遠而
內潰不已能使人跲蹕而不仁法當早治以
國家兵力剪滅此而朝食無不可顧自昔當
事者恒內重而持兩端獨任則虞軼衆大舉
則虞訕財稍不酬畫則虞叢謗而干吏議幸
寇一日不發即發幸不至薦食以腥天聞跋
跋如護驕子幾以枹鼓不驚傳舍粵而去則
稱康侯耳寇且內縮穀郊民以偵我時出沒

秋水閣墨副

卷之二

五九

要害以制我而外遙連山菁之夷犄角為聲
援其欲日盈其力日廣其心日長此可不為
忤忤心動哉夫盪定芟夷非才弗任也果銳
周詳非忠弗克也公淵摹石畫算勝於堂祀
之間而且謀國如私赴機如括肩之甚勇而
策之甚全宜其烈矣庶女召風烈夫貫日彼
一介猶然矧公賜弓矢專征精誠之極上格
員靈下信蠕動奠海波而平之天監其衷能

無瑞雲靈羽之應乎此役也長鯨既僂千里
安瀾粵可百年無事矣公且旦夕入為
天子鼎鉉樞筦之臣擘畫安攘保乂南北功
伐當更有侈者鐘鏞可勒也若夫禎符瑞應
與頌公功德之槩具諸叙中備矣故不佞不
復言為言粵厓畧如此

壽直指文代

頃六月之杪是惟予辰直指金公時方按南

秋水閣墨副

卷之二

三

河遣使者以文壽予煌煌鉅章敬拜賜之辱
某日為公揆覽公即微有贈不佞且將効九
如之祝焉矧其辱先之也願公頃者謬許以
明核期以振舉而又盛稱引詩詞若以予之
真有當於群黎百姓者予讀之有墨然循墻
而走公豈其借獎飾以寓規繩耶公既備言
詩予不敢別有所稱說以復則請畢夫群黎
百姓之指夫撫按之任

國家實挈一方而畀之利病得失愉怫安危
皆兩人乎是視迺兩人者其流止異性鹹苦
異調方員異質勢不得以一切齊也俛而就
則櫻已抗而異則櫻人其匹則相馭而虞以
意敵也其不匹則相左而又虞以形格也總
之人我念分而不以國事起見畛域生而障
壘出有繇然耳中州舊稱樂土迺邇者封疆
之事日憊日窳宗祿殫於坐供府第罷於驟
秋水閣墨副

卷之二

勅符傳竭於孔道重以河伯存災無歲不糜
金錢以萬計軍實之政弊若蝟興法瘦附而
難齊吏轡委而莫控不佞用咨嚮太息輒不
自量度思一振起之而智術短淺又時為二
豎所維繫心前力後自顧惄然益自公旌干
至而躍然喜又瞿然服也公以鴻碩之望應
昌大之

朝頃按黔按浙時不佞從諸縉紳先生及桑

梓諸父老耳公風猷者甚熟已而被

命由浙按中州公入境則飭憲貞度獄獄持
大體每輜軒所至炤燭蔀暗濂雪沉寃而渠
右大豪用惠文彈治之一靡所借冥有所志
旦而升諸公智鑒洞朗無一足難其手者迺
若登刺牘傳爰書則視止怵然百求其慊而
後已公每謂治何常之有中州之不可以浙
治猶浙之不可以黔治也以故其寬嚴操縱
視浙與黔稍異局焉公出狩不數月而所歷
已幾強半諸所簡稽興去犁然如準如衡近
又聞指諸贖鍰檄所司盡以積粟備賑即一
切交際恒調省舊且以十之五益公淵靜沉
涵精守而神定不以外物滑天酥若湛盧舍
光養其全鋒一發而前無留行者古偉人碩
士其有體有用類若斯焉爾不佞踽踽獨行
自顧寡諧於世而公雅厚心知藹然臭味每

所商榷平蹠雖十往返不為迂卒之予所軒
而公不謂輕也公所否而予不謂可也鄉所
稱相櫻相馭相格者予與公無有也夫以予
蹇淺豈其真有當於公公惟念在國家志在
群黎百姓扛鼎之力不必獨舉為雄故能剖
人我之關而决畦畛之隔彼其識度恢弘純
誠體國古所謂不二心之臣非耶今海內事
漸多所患臣人者以避事而託之乎敬事又

秋水閣墨副

卷之二

三

以喜事而託之乎任事不窳則激舉國步而
意氣擲之公固縣官所倚為楨石者也他日
以其按黔按淞按中州者而移之鼎鉉不難
不竦不競不絀所為反囂譁而還淳灑壽身
以壽

宗社者夫寧有既乎南山之詩古祝頌之林
也曰遐不眉壽曰遐不黃耆萬壽無疆至矣
而又必曰邦家之基曰民之父母若是乎而

後壽不為徒也余旦暮去國之身耳不及久
周旋於公以快觀其盛所願公永錫難老如
古召畢兩公者番番黃髮令聞不已以永固
皇圖於大年茲無以壽公也則惟雅頌諸詩
公昔所稱引以謬譽不佞者請得還而頌公
矣

秋水閣墨副

卷之二

五



